

# 《三代吉金文存釋文》馬序

馬 國 權

自一九三七年羅振玉氏把畢生搜集的金文拓本編印爲《三代吉金文存》，海內外學者對於這樣一部結集了四千八百多件先秦銅器銘文的鉅作，都給予很高的評價。容希白師在《商周彝器通考》中稱贊道：“搜羅之富，鑑別之嚴，印刷之佳，洵集金文之大成。”這是絲毫也不過譽的。隨着古文字和古史研究工作的開展，《三代吉金文存》的需要也與日俱增。據不完全的了解，近年海外翻印此書的，便有八開本、十六開本和三十二開本等多種。可見需要的殷切。但此書只集拓本，並無釋文，對金文不很熟悉的人，必須與《雙劍謠吉金文選》、《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》等書共讀，方易了解。

這本《三代吉金文存釋文》，是羅福頤先生在協助其父編集《三代吉金文存》之後兩年完成的。它原是計劃中要著作的《古金文通釋》的一份檢索資料。因爲，要分纂金文的國名、官名、人名、地名、賞賜、征伐等等，首先必須就原銘作出釋文，並把各器作出統一的編號，以便尋檢。而要參稽前代學者對各器的考釋意見，也有必要將《三代吉金文存》所收各器作一著錄表，才好查閱。這是進行研究工作的基礎。而爲方便古今文字的對照，福頤先生還就銘文所見的四百餘字，編成《古今文字釋例》。這就是擺在讀者面前的本書的正文及其附錄。顯然，這是大家十分需要的工具書。《三代吉金文存》既有多種翻印本，那它的釋文和著錄表，又怎可以付諸闕如呢！清嘉道間，嚴可均輯《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》，一時稱盛；其中上古三代的文章，就有不少爲贗品。這跟本書的堅確可信，真不可同日而語。因此，我們不應該把本書僅僅作爲《三代吉金文存》的工具書來看，它對上古史、古漢語、古音韻等方面的資料價值，同樣是值得重視的。

福頤先生釋文之作，距今已經四十年。在最近的通信中偶然談及此事，他老人家說原清稿本雖歷經變亂，所幸還安然無恙。我隨即提出了印行的建議。友人許禮平君好學急公，欣然願負印行之責。這當然是好事。這一書稿由於寫成較早，後來各家新說，自難兼收並蓄。這是時代所使然。福頤先生幼承家學，他研治金文是從摹寫銘文和目錄學入手的。一九三零年出版的《貞松堂集古遺文》，及後來的補遺、續編的兩千餘器的摹錄，全出其手。一九三三年，又編成《三代秦漢金文著錄表》和《內府藏器著錄表》。仔細的摹寫，無疑有助於後來對各字的隸定；而廣泛的披覽，自然可以得撮諸家解說的優長。福頤先生此作的出版，肯定會受到學術界的歡迎的。

一九八零年端陽節 馬國權敬序於香港